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四十五回 催貢獻折服安南

話說海瑞帶領著海安、沈充二人，一路望著安南而來，按下不表。再說那安南國番王黎夢龍，乘著父遺社稷，自稱繼王，有自大之意。往昔每年遣使到天朝進貢方物一次，自這黎夢龍登位以來，便欲妄自稱雄，起初十三年還遣官進貢，後來三年竟不來貢。其時有丞相何坤奏道：「伏見國家以來，皆與天朝通好。今聖上欲自尊大，三年不貢，天朝必然見罪，竊料不久當有問罪之師臨境矣。」

黎夢龍道：「孤自蒙祖宗遺下社稷，復賴上天庇眷，物阜民豐，更兼鄰國皆懼孤威，莫不前來結好。全賴卿等同心協輔，兵精糧足，即使不貢，天朝諒亦無奈我何！孤不忍久居人下，自非池中之物，卿勿復言。」何坤見夢龍立此心意，也不再言，出而歎曰：「僅得彈丸之地，而遽欲自大，故激大國，是猶欲以卵敵石，安得不破哉！」

不說何坤嗟歎，再說海瑞與海安、沈充二人，一路兼程而來，到粵西由貴州一路兼程進發，直至南寧。此際，那郡守指揮忽然驚訝，只道他為甚的復來，俱向海瑞問安。海瑞道：「在下來此非為別事，只因安南國三年不貢，奉聖旨到彼催貢，經臨貴境，攪擾不安。」指揮道：「大人差竣未幾，何以又出遠差？」剛峰道：「食君之祿，當報君之恩，何分勞逸？」即欲出關而去。指揮道：「大人車騎到此，豈有一齊不宿即便出關的道理？不佞稍備一杯之敬，伏乞大人賞臉！」剛峰說道：「既蒙大人厚意，只得叨擾了。」是夜宿於關內。

次日，指揮點了一百名精兵，護送剛峰前去。剛峰道：「不敢相煩。我有二僕服侍足矣。只要十數名挑夫，很夠了。」指揮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實不放心。今大人既實不欲多人相從，在下只撥三十名，以聽驅策，如何？」海瑞見他情意殷殷，只得應允。指揮便選了三十名悍兵相隨，親與郡屬官員相送至關外十里，方才作別。猶自千聲珍重，萬句叮嚀。

海瑞既出了南關，不遠就是安南地界了。沈充道：「老爺且在這裡駐紮，待小的先到裡面說知番王，叫他前來迎接，方才體面呢。」剛峰道：「此去須要小心，必要早早的回信。」沈充應諾了，即望安南城關而來。

走了二個時辰，已到番城。沈充才得入城，便有許多舊相識問安詢好。沈充此時都不暇應接，只顧望著皇殿而來。這日恰好是十五望日，諸番官文武俱到殿上朝賀。這繼王對著諸臣辦事，故此坐得許久，尚未退朝。沈充恰是走熟的道路，一直而進。那些侍衛都曉得他是繼王的家奴，沒一個不向他致意詢問寒溫的，所以並無阻攔。

沈充一直走到大殿，正見諸臣侍立兩旁，繼王當中端坐。

沈充即便趨至案前，俯伏道：「奴才沈充叩見，願大王千歲！」

繼王開目看見是沈充，不覺喜動顏色，敕賜平身。問道：「沈充，你自別寡人，一去數載，今日卻記得回來看看孤麼？」沈充道：「奴才自從叩別龍顏，扶父骸骨歸葬，幸借大王福庇，一路風和浪靜，直抵家鄉。葬父之後，即欲回來服侍大王。誰想天不從人，一病三年，終然落魄，不知受了多少奔馳，流到京城。幸遇兵部侍郎海大人收落。又幸海大人欽奉聖旨，前來催貢，小的思念大王厚恩，故特前來請安。」繼王道：「什麼海大人？」沈充道：「是天朝的官員，現為兵部侍郎。欽奉聖旨，前來我國催貢的。」繼王道：「如今現在哪裡？」沈充道：「他現在郊外十里坡紮下，特請大王前去迎接聖旨。這位海大人就如宋朝的包龍圖一般的人品性情，皇上十分喜愛他的，所以特旨命他前來。」繼王道：「當朝有名的，只有一個嚴太師。怎麼不令他來，卻令這人到此？」沈充道：「嚴太師見了這海侍郎，猶如蛇見硫磺一般。」繼王道：「為甚麼緣故？」沈充道：「只因這位海大人，生來性情耿直，只知有公，不諂徇私，不避權貴。他自出身做知縣之時，便敢公然盤查國公的贓款。及至升進京城，做了一個司員，他又奏劾嚴太師。後來太師有罪，皇上發他在彼衙過堂應卯，這位海爺竟敢將太師行杖。即此兩般，這就是個不避權貴，概可見矣。此人乃是天朝一個真正之臣也。」繼王道：「他來我國何意？」沈充道：「不過與大王相見，要催貢物而已。」繼王道：「孤王不去接他，你且代孤請他進來相見，孤王殿下立等就是。」

沈充應諾，辭了繼王，即便飛奔來見剛峰，備將言語說知。

剛峰怒道：「夢龍何物，擅敢抗旨，敢不出郊迎接？」沈充道：「老爺且請息怒，耐著些性兒，到了那裡，卻以硬對硬，彼即喜也。」剛峰道：「原來他是這般性的。」遂與海安、沈充飛馬而來，一路昂然而入。

繼王自沈充出去之後，即令帳下武士百人，各帶寶劍，分列兩行，自殿下直至階下。又將大鼎一隻，下堆紅炭數十斤，鼎內注了沸油，方請瑞入見。海瑞竟昂然而入。看見階下武士百餘人，各各手按刀鞘，怒目而視，海瑞全不以為意，只顧上走。但見當中坐著一人，你道他是怎生打扮？

頭帶鹿皮雉尾冠，身穿錦絡繡龍蟠。

獅蠻寶帶腰間係，粉底皂靴綠線盤。

兩眉恰似殘掃把，雙眼渾似銅鈴懸。

一部落腮似胡草，鷹鉤大鼻膽輪圓。

剛峰見了，長揖不拜。繼王道：「剛峰見孤，焉敢不拜？」

剛峰笑道：「豈不聞大國之臣不拜下邦之主耶？」繼王道：「孤自定疆界，數年來未曾與你國通問，你今來此，莫非作刺客耶？你亦有孤之武士足備否？」海瑞笑道：「大王只知好武，不知修文，不十年而國中之人皆目不識丁矣！社稷不亡，其可得乎？」繼王怒道：「我國文修武備，你何得言此？」剛峰笑道：「大王以『文修武備』四字來哄何人耶？」繼王道：「孤且舉其一二與你知道：丞相何坤，侍中江元，翰院勞孔，皆有濟世之才，非書生之見，數黑論黃，口有千言，聊無一策，弄璋摘句，抱膝長吟者。比武則有甕都督、齊總兵、王游府、張全鎮等，皆有萬人不敵之勇，熟諳兵略，何謂無人？」剛峰道：「大王之文臣武將，只能在此恐嚇番愚則可，若以之臨敵，則恐不戰而逃矣。瑞乃一介之使來到，而大王動輒百十餘人，設鼎以待，則修文備武之度可知矣。」

繼王聽了不覺赧顏，即下殿謝曰：「寡人有犯尊嚴，幸勿見罪！」遂請海瑞上坐，問道：「先生遠辱敝邦，有何見教？」

海瑞道：「久聞大王仁義卓識，素仰盛名，惟恨無由得瞻龍顏。」

今瑞有幸，奉使而至，得睹光儀，殊慰鄙念。我天子向有俾於大國，而大國亦時修好貢，臣服抒誠。今已隔絕三年矣，故寡君以大王為不敬，如楚之不貢包茅，無以懸之之法。待命瑞在大國催征，伏乞大王察之。早日預備貢物，俾瑞回朝復命，則不勝幸甚矣！」繼王道：「孤三年不貢者，蓋別有意也。今先生乃天朝直臣，不遠而來，孤不忍拂先生之意。且權屈旬日，待孤飭令侍臣，趕緊商議，備辦貢物，遣使齎表，一同先生回朝請罪就是。」剛峰再拜謝之。繼王即宣丞相何坤設宴光祿寺，相陪於剛峰。飯畢，送瑞於館驛安歇。

沈充仍不時到宮中伏侍。繼王道：「你又無父母，何不仍在寡人宮中與孤掌管內務，豈不勝似奔走天涯海角麼？」沈充道：「新恩固好，舊義難忘。小的久有此心，但念海大人視小的恩如父子，高厚之德，未報萬一，故不忍遽離之也。今大王恩諭，明日小的對海大人說，仍來侍奉大王左右。」繼王大喜。

沈充出宮，即將此意對海瑞說知。海瑞說：「我亦有意欲待把你交繼王，如今你既有言，明日搬進宮去就是。」沈充叩了頭。次日，又在海瑞面前說了一些好話，方才別去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海瑞不覺在那裡住了月餘，貢物尚未收拾完備。剛峰恐怕皇上盼望，乃修了一紙奏章，令人遞回京中，

以慰聖懷。嚴嵩接著，不知又是什麼緣故，遂私自拆開。

看見寫道：欽差大臣海瑞誠恐誠惶，稽首頓首謹奏，為番酋奉詔悔罪事：竊臣不才，謬蒙聖恩，俾以行人之職，恭齎敕旨前往安南，傳諭催貢。遵即謹齎詔前往，開讀恩旨。該番酋深懼伏罪，稽首乞恩，請即趕緊備辦貢物。臣已仰體聖意，督同該番日夕並工趕辦。但需時日，約六月盡方能竣工。臣計離京五月有餘，誠恐有廬聖懷，並滋怠慢之罪，臣理合將該番伏罪情由，及趕辦貢物日期，先行恭折奏聞。

候該番工告竣之日，臣即督同番使押解進宮，伏乞皇上睿鑒！臣海瑞謹奏。

嚴嵩看了自忖道：「難怪沈充一去無蹤，誰知海瑞已到了安南。怎麼這黎夢龍又聽他的？只是不知這沈充如何下落？趕不上海瑞，畏罪不敢回來還好；倘是見了海瑞，被海瑞用軟言哄他，帶著他回往，將來回朝，就是有證有贓之禍事了，只便如何是好？」即令家人速請了居正來府說話。正是：一封奏至心驚恐，又用奸謀起禍殃。

未知居正可曾來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